

一种怀念

挑“端午担”

原杰

何谓挑“端午担”？指的是过去每逢农历端午节，“毛脚女婿”（宁波人对已定亲的准女婿的俗称）要用披红挂彩的米箩筐，挑上一份厚重的礼品到女方家里去，这便是挑“端午担”。人们也称这种送礼为“垫矮凳脚”——意思是要把未来的丈人、丈母娘“摆平”。“端午担”从定亲的第一个端午节挑起，一直要到把人家的女儿娶过门后很长时间，为此，也有人戏称为娶老婆支付给丈母娘的长年“贯轴”。而挑“端午担”，同时也是见证男方家底、考核“准女婿”为人的一个良机。通常，女婿家境殷实，端午担会重些，反之则轻。所以端午节丈母娘看见“毛脚女婿”上门，被礼担压得咧嘴斜肩，加上因走路运动而精神抖擞、脸色红亮，心里便乐开花。民间“丈母娘看生头女婿，越看越喜欢，黄草鸡娘别（追）不及”的谚语大概也由此而来吧！当然，俗话说：“有来无往非礼也”，女方也得给“毛脚女婿”回礼。既然是回礼，轻重多寡自以男方送礼情况为参照。

传统的“端午担”少的四色，多的有八色，其中有几样东西是代代相传雷打不动的，即粽子、鹅、鱼、肉、鸡蛋、红糖等。鱼一定要大黄鱼、马鲛鱼或大鲤鱼才可以；肉则为猪蹄膀；鸡蛋、红糖需涂红的……其中不可缺少的是一只大白鹅，要毛亮体壮、嗓音嘹亮的公鹅，俗称“大鹅”。由于担子在通过乡间小村时，一颠一颠的，箩筐中头颈被涂成醒目红色的鹅，会伸长头颈发出“蹙蹙”的叫声，故有“蹙大”女婿一说。

我认识“端午担”已有半个多世纪。因为年少时家在奉化乡下裘村的一个闾门，里面有十几户人家。某家的女儿长大定亲了，端午节那天，“生头女婿”定会挑端午担来，那可是闾门的大事！当然也是喜庆的日子——小孩子会围着“生头女婿”起哄，而要好的邻舍隔壁也会借故入门观察、搭话，而那户人家自然是忙忙碌碌，精心准备款待的酒菜，虽劳累，却是一脸的喜气。事后，该家还会向邻居家分粽子，给小孩分发糖果等，同时

也能收回邻居的意见、看法，大多自然是恭喜的好话。

年少时，我还有一次传奇的挑“端午担”经历。大约在1968年，读小学二年级的我按学校老师的要求，与一位同学搭档去挑“端午担”。挑“端午担”这浙东农村千百年来风俗，当时却被列入破“四旧”的范围，进行打击取缔。记得当时学校临时放一天假，让学生四面八方分区去堵“端午担”。不用上课了，我既兴奋、又紧张，与同伴从课堂上跑出来，步行到五里外的曹村曹王庙外守着——我们的责任区。有一位过路人手指村东北后杨山方向，神秘兮兮地说，好像有青年挑着担子从那里经过。我们便不假思索快步追上去，翻山越岭半个多小时，可气喘吁吁直到十里外的岭下村也是没有发现……虽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此事却记忆犹新。

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有工作后，与一位家在乡下的对象正式确定了关系，按惯例也要挑“端午担”。可由于自己在城里教书，戴着眼镜去挑担总感

觉有些怪怪的，同时在城里准备“端午担”相关物品也有难度，加上准丈母娘已因病去世，没有人接待。为此与对象商量，对象又与准丈人沟通，决定不挑了，只象征性地买了些烟酒，主要是送现金——准丈人无劳保工资。虽然没正式挑过，可我还是关注了一下发展到当年的“端午担”：除了大白鹅等必备几样，还增加了三五牌闹钟、的确良衬衫、皮鞋及烟酒等紧俏物品，显然更宽泛、丰富了。

又过了三十年，如今过端午节，给丈母家挑“端午担”的习俗早已淡化——只有极个别的偏僻地方还在继续。有的，也就只象征性地做些粽子，分送给邻舍隔壁。但每逢过此节时，会给长辈准备一些礼品的习俗至今还保留着。当然，还有挑“端午担”的热闹场合，如在城区南塘老街、奉化大堰镇上等，那更多的是一种传统节日风俗的展示、表演，对年轻人和外地游客来说，充满好奇与新鲜，而对像我这样的过来人来说，则更多的是感到亲切，充满温情与美好。

人在旅途

飞越火山口

周晓斌

滇西有谚语：好个腾越州，十山九无头。山无头，是火山喷发的缘故。腾冲地处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急剧聚敛的接合线上，地下断层非常发育，岩浆活动十分剧烈，是我国最为著名的火山密集区之一。腾冲有休眠火山火山密集区之一。腾冲有休眠火山火山密集区之一。腾冲有休眠火山火山密集区之一。

时间紧张，我们选择了大空山。在大、小之间，我们下意识会选择大，大概源于人类的贪欲。事实上听说小空山的景致远比大空山好。我爬了600级台阶到达大空山，此山海拔2072米，可是也不费力，那是因为相对高度较低。到山顶一看，就是一个大坑，口大底小，周边已经覆盖了植物。我不死心，爬到坑底去看，快接近火山中心时，脚下轻轻一滑，掉进一个黑洞。我心想，这下坏了，好奇害死猫。里面漆黑一片，到处是火山石和火山灰，我灰头土脸，急得要哭。一想，这火山在休眠，会不会把它哭醒？醒了，它打个哈欠，那事情就搞大了。正在快崩溃时，看见一缕光线隐约射进，洞口有一株植物。我大喜，抓着植物爬出黑洞，逃也似地爬上山顶。这时体力差的同伴们才刚刚到达山顶，看见我的狼狽样，纷纷好奇地问我，到底怎么了？我说掉进火山洞了。他们似信非信，用诧异的眼神看我。我也懒得解释，后来我自己也恍恍惚惚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我站在火山石堆砌成的“天问”碑前，遥望群山，见有热气球和三翼机在空中飞翔，看得我和小妹眼热。我们决定下山，我也去玩一把新鲜。开始我决定坐热气球，热气球很多人一起坐在篮子里，还有一根绳索拉着，飘不到哪儿去。小妹说，我喜欢速度和激情，小家伙一定要坐三翼机。

我被她一怂恿，也豪情万丈，立马去缴费处交了三百元。可是交完钱，我就后悔了：这个叫动力三角翼飞行器的家伙看上去很单薄，一人驾驶，一人乘坐，就靠一根保险带绑着。这没着没落地飞在天上，心里真的没底啊。想来想去，想得腿都有些发软。

轮到上机，我怯怯前行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得哆嗦着带上安全帽爬上座位，我可嘱给我系安全带的师傅系牢点。师傅笑了笑说，没事的。我问飞行员，这个要飞多久？飞行员说，三到五分钟。我想，不就一眨眼的工夫嘛，管他呢。我心怦怦跳坐上三翼机，正在想这两只手抓哪儿呢？好歹得让我抓着点东西啊。飞行员说，你把手抓我肩膀上，我隔着护栏把手抓在他的肩膀上，可是也不敢用力，怕影响他飞行，只轻轻抓了他的一点衣服。

三翼机在草地上滑行，我的心一点一点悬起来，它越来越快，心慌慌恨不能跳下来，纠结之际，它嗖地一下冲上天空，我的心顿时如烟花般绽放，惧怕随之消散。三翼机的视角非常广，没遮没挡，你会产生一种像王者巡游世界的感觉，那种高高在上的漂浮感，瞬间膨大微小如尘埃的我。抬望眼，湛蓝纯净的天空变得很近，懒洋洋躺在天空杯里的白云衬得天更蓝，云南产玉石，我觉得这片天空才是云南最大的宝石，且是名贵的蓝宝石。那絮状的云，我真想顺手抓一片，当作蒲公英吹着玩。一低头，大片大片的稻谷和甘蔗林，在洁净的天宇下美得梦幻，我想飞下去，趴在上面睡一觉。飞行员手臂左右一晃，飞机转弯，朝太空山飞去。在地面近距离观看不起眼的火山口，俯视图下去，居然无比壮观，像一个硕大的圆锥，让人无比震撼。

我贪恋遨游的快感，喜看距离产生的美感，可惜一切美好总是短暂。三翼机张着10米长的机翼朝地面俯冲，完成了我的飞越火山口之旅。

家事絮语

老伴染发

屠明华

一天，老伴对我说：“我想去染发。”我以为现在的中老年男女，把花白的头发染黑已经是很正常的现象。于是，我欣然说：“人家早在‘白发转黑发’了，这还用惊讶吗？”但是她接下去的话却让我惊愕：“我要把头发染成栗黄色，可能会显得更年轻些。”

早成“婆”字头的老伴竟梦想返老还童，要变黄毛丫头了？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，于是我心口如一地实说：“你以为你还是大姑娘小媳妇？六十出头的人了，晃着一头黄毛，不怕人家笑掉大牙？！”

“人家说你是个草根文化人，你这‘草根’改变不了过去的农民意识。现实社会的事物千变万化，生活嘛，更需要多姿多彩。我们文艺队里已经有两个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染成黄发了，我仔细看了看，还真有一番风韵呢！”老伴津津乐道。

其实老伴也是个比较守旧的人，我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她还真染了一头黄发，差点让我认不出原来的真面目。

老伴一见到我就直问这头发“好不好看”？她坐在梳妆台前左观右望，似乎在欣赏另一个人。那眼中充满了新鲜、好奇，一边拿着小镜子对大镜子看自己的后脑勺，一边满面春色对我说：“美容店里的姑娘说我这一头黄发是‘第二个春天’的来临，起码年轻了10岁。”她还提议和我去照个相：“我要让这满头金发成为永恒的纪念。”

如今不少年轻男女别出心裁地把乌黑的头发染成黄色、红色，甚至蓝色，我看了实在有点纳闷。我们国人的黑头发有何不美？为什么要崇拜外地模仿西方人的毛发？而且这样的人群和年龄段在不断地扩展，这不，如今蔓延到我老伴头上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尽管我对染成彩色的头发抱有偏见，对老伴染成黄发也不赞同，但定睛细看，老

伴果然是“旧貌换新颜”。过去黑白混杂的头发得到了完整的统一，犹如金秋的大地，黄得纯净甚至有点雅致。乍看背影，倒是有点“金发女郎”的模样。

老伴的精神面貌也因为头发的改变而改变，整天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中，口里哼着越剧，勤快地擦桌，烧菜做饭，频繁地去文艺队排练、演出。她高兴了我的麻烦自然就少，看来，我也成了“黄发”的受益者。

那些天，老伴只要出门，她的黄发就成了“焦点访谈”，尤其成了社区里那几个唯恐天下少事的“桥头老三”的头条新闻。他们对她推陈出新的“时髦头”众说纷纭，有的说她改头换发想冒充外国小娘，接下去可能还要把眼睛也染成绿色；有的说她越老越花哨，枉费血本赶时髦，有“老羞出墙”的可能……老伴对这些传来的流言蜚语嗤之以鼻：“我早就预料会有人说三道四的，人正不怕影子斜，让他们去说吧！”

老伴的黄头发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赏识。那些老姐妹摸着她的头发啧啧称羨，连年轻的女孩见了也说老人染黄发有其独特的魅力，说得老伴神采飞扬。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她的这一“老来俏”举动竟然引领了时尚潮流，我们小区里三个老太婆成了老伴的忠实“粉丝”，半个月的时间也变成了“金发黑眼”人，在大庭广众下晃着黄发洋洋得意。有一天，我还听到她们在悄悄商量：如果再染成红发、蓝发不知是啥感觉。

眼见这些老女人晃着的黄头发，不禁使我想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外国老太，哪个不是涂脂抹粉、穿得花里胡哨的呢！我的老伴她们染成黄色的头发也算是一种与国际“接轨”吧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如何打扮自己无可厚非，只要她们自己高兴就好。

“三分人，七分扮”，爱美不专属于年轻人，谁都有追求美的权利。我忽然想，如果将我灰白的头发也染成黄色，不知是啥模样？

诗画印象



赛龙舟

水贵仙/摄影 赵淑萍/配诗

五月五 十里水乡
多的是真汉子
个个勇悍 铁臂铜骨
舟楫似剑 劈波斩浪
他们去追赶
追赶一个行吟千年的身影

追赶他的执着他的倔强他的刚毅
看 祭祀的雄黄酒
煮沸了江面
那片中国红
夺目而来
或许 他们谁都不追

只是血脉里传承的图腾
渴望像龙一样腾跃
像鸟一样飞翔
把祖先的羽冠
当作精神的风帆
划得更快 更远

乡土情怀

只想在这小镇上生活

应敬明

很多人向往大城市，尤其是欧美大城市的生活。他们还告诉我，当然我也知道，国内一线城市的繁华程度并不亚于外国的一线城市，至少表面上如此。我尽管听得入神，但说实话，一点都不向往。我就喜欢窝在这座不起眼的江南小镇，它古时候叫猗城。

这小镇，差不多是我生命的全部，生于斯、长于斯。小时候填籍贯，我跟着父亲填黄岩，长大后便自作主张改为宁海。当然，我生活的主要范围在宁海的城关镇，再缩小一点就是桃源街。年逾天命之年，竟没有离开过桃源街长不过几百米的老街——是为井底之蛙，是为一介小民。

这小镇，地处浙东，在三门湾和象山港之间，天台山和四明山交汇地。面临东海，背靠天台山，八分水二分田，一年四季山色葱翠，鲜花常开。小镇地势也很“风水”，南低北高，坡度缓缓上升。南临洋溪，灌溉、饮水、洗涤，它是小镇人的母亲河。小镇人大都居住在南面，集中在县政府及桃源街

肩而过，如果凑巧迎面碰上一位娇好的姑娘，可能你会擦碰到她的花裙边，姑娘也许会给你嫣然一笑。很多时候，老房子周围总是静悄悄的，墙脚总是潮湿的，长着油亮的青苔。不管晴天落雨，都能看到穿针引线的老太太，坐在门口屋檐下。那些老房子成片，一个道地连着一个道地，都是木结构的四合院，许多还雕梁画栋、门窗连，人气很旺。左右都是熟透了的邻居，哪家吃顿什么，哪家男人出个远门，彼此都是知晓的。这样的生活看似平静、拘谨、缺少生气，却是我喜欢的那份祥和、从容。这些年，小镇也难以幸免地遭遇到摧枯拉朽般的“城市化建设”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能听见小镇在抽泣。人们是否知道毁的不是房子，是原生态，是大量的民俗、民俚、乡风，是历史记忆，是文化根脉。

几十年来，我一直居住在桃源街边。桃源是个很动听的名字，相传小镇另一个别名叫桃源。元朝县丞黄潜《初到宁海》诗曰：“桃源名更美，何处有神仙”。至今，小镇仍有桃源街、桃源桥和桃源村。在老人们的口口相传中，还能

依稀呈现出桃源桥上的明代牌坊、颜公河边的桃红柳绿；今天在桃源街的金竹岭、老人武部边、天主堂内以及剧场后边，还保留着几口年代久远的石板井，井口被岁月的绳索磨得坑坑洼洼，我们这一辈就是喝着这古老的井水长大的。

这座小镇滋养出一代又一代名人。宋代的大文人叶梦鼎、胡三省，明代大儒方孝孺；但最给小镇以文人气质的要数现代国画大师潘天寿，潘先生画中的雷婆头峰，就是他老家的后山。潘天寿的精神气质和方孝孺一脉相承，清高、传统、唯美、理想化。正因为小镇有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，气节清高的大画家潘天寿，小镇就显得另类和别样。今天的小镇还是这样，有一大批群书的书画家，有江南首家县级古琴社，有百人组织的收藏家协会，令人骄傲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十里红妆”博物馆和江南民俗艺术馆，就诞生在这里。

我喜欢这座小镇，想一辈子住在这里。我熟悉这里的一张面孔，熟悉每一条街、每一条河、每一幢房、每一个路口、每一棵树，甚至是墙角每年都会盛开的那一朵小花……